

从道德纪律到无痛道德

李湘云

(中共无锡市委党校 行政学教研室, 江苏 无锡 214086)

摘要:在传统道德理念失去光辉的时候,一些新的道德行为,如慈善捐赠、器官捐献、志愿服务、文化差异宽容等正在被现代的人们认真地经营着,标志着市场经济下一种全新道德形式的生成。这些具有非指令、自我性的新道德形式给人们的启示是:尊重个体道德选择性的要求,正视“无痛道德”的存在并给以发展的空间。在此基础上构建一种能体现新权威的无痛道德体系,至少要做到三点:承认并正视道德回报,以法的形式使道德变轻松,道德情感的世俗化。

关键词:道德命令;无痛道德;新道德体系

中图分类号:D6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0)02-0018-03

30年市场经济环境下的道德之路已证明,传统的以利他奉献为内容、以纪律意识为形式的道德已无力迈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道德的绝望,在所有的道德理念都失去光辉的时候,我们也欣喜地看到,道德的原始状态并没有出现,完全冷待他人的道德行为并没有成为主宰,一些新的道德行为在被认真地经营,如慈善捐赠、器官捐献、志愿服务、文化差异、宽容等等。这些行为成就了今天市场经济时期道德的辉煌。

一、正视无痛道德

为什么会出现每一个人、一切事务都急于摆脱已有道德秩序时却另有一些道德行为被主动表现出来这样令人奇怪的道德现象?我们不能不以一种理性的眼光和态度来分析市场经济时期人的道德心理。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商品交换的强大社会功能使个体自我的价值和作用前所未有地突显出来,在这个张扬自我、强调利益的时代,一切流于形式的命令或规范都将受到挑战,包括传统的“你应该”、“你必须”之类的“救世主道德”或者称“爸爸道德”。人们不希望听到教化,也不愿被塑造,道德灌输只能存在于针对儿童的教育中。我们走进了市场经济,并且正在努力地发展这种经济,就必须接受这种经济形式所带来的各种社会价值观念,如个体、契约、利益、自我等

等。我们必须正视集体精神正在被个人价值所取代这样一个现实,进而正视人们道德观念因社会价值观念变化而带来的转变。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赋予“为他人牺牲自我”的道德观以最高权威性而强加给现代人,使原先那些令人痛苦的道德命令继续约束人性或伤害个人利益,市场时代要求我们必须给“快乐道德”或“无痛道德”以存在的合理性,从而解决转型期的道德困境问题,填补这个特殊时期的道德空白。当然,我们仍将“为他人牺牲自我”视为最高的道德理想。

令人欣喜的是,已经处于道德情感厌倦和松懈状态的人们并没有放弃,他们以一种折中与融合的方式于自然而然中引导当代道德朝着一个正常的、但人们却不熟悉的方向发展,捐献、志愿、互助成为新的道德名词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且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些行为因其不再具有指令性的性质而被人们所接受,它们有着更多的个人交流、沟通和情感的介入,更向个人主义靠拢。虽然这样的善行越来越彰显出个人化、自由化特征,少了诸如“克己复礼”、“无私奉献”、“公而忘私”之类的责任和命令约束,但我们绝对没有理由将之排除在道德的门槛之外而不接纳它们。我们用音乐会激发人们的慈善之心,唱完一首歌后去接受人们的捐赠,这里除了象征性地举行了一个交换仪式以外,更多的意义在于其道德

收稿日期:2010-03-17

作者简介:李湘云(1963-),女,江苏江阴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中西方哲学、文化比较。

情感的自愿,听了同样的歌,我可以捐一元钱,可以捐一万元,当然也可以不捐,你会因你的捐款而获得掌声,你不会因不捐款而背负沉重的道德负担,道德就这样变得轻松、无痛甚至是娱乐、时尚。这就是为什么在市场经济的当代,个人主义突显之时,志愿者队伍却越来越庞大的原因所在。

除了捐献、志愿、互助这些道德行为越来越普及外,现代社会又一个值得推行的道德行为便是对差异的宽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好的道德现象,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多元呈现的时代,其多元性如同它的自我性一样,是这个时代与生俱来的特征,多元共存的前提条件就是宽容的德行。在人们自我意识、个性意识越来越强,英雄主义意识越来越衰弱的今天,把对如尧舜这样少数人的崇拜变成对身边大多数人的宽容,这难道不是一个更好的德行吗?虽然在我们的生活中少了榜样的力量所带来的暂时性感动,但我们多了对他人负责、尊重他人的良知,这岂不是适时的、不受损失的、而且是非常正确的交换吗?其实,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这种宽容已是无处不在了,如对性、家庭、宗教等。

也许有人从城市人对待农民工的宽容上看到一些冷漠和一种自我,从对他国政治主张的宽容上看到自我经济上的赢利,看到人们的宽容只是对“能接受的差异”的坦然接受,事实确实是这样。尽管我们不希望如此,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正是这种冷漠、自我、双赢等等才造就了这样的宽容——一种不涉及高不可攀的崇高人道主义意义的宽广的容忍。有时候,道德的发展自有传统的道德理性所不能解释的种种理由,为什么我们从不从集体主义来理解这种宽容行为,而非要认为集体主义道德已经消失了呢?为什么我们不能以一种宽容的态度来看待这种宽容,从而使更多的人将这种道德行为变成全体的道德习惯呢?

捐献、志愿、互助和宽容等等这些充满自我和自由意义的道德行为,使我们看到了市场经济时期,个性解放带来的人们对道德选择性的强烈要求;而这些行为能够得到认可,体现的是一种对道德主体自由选择的尊重,这些要求和尊重就是市场经济时期的道德需求。我们现在所要做的是,如何在这样的道德理念指导之下,以捐献、志愿、互助和宽容为手段,寻找道德的第二条路,选择富有意义的道德“产品”推向公众,将全体国民的道德方向引向与市场经济时代一致,真正做到道德

的与时俱进。

二、无痛道德体系的建立

在市场经济时代,越来越难找到能在绝对命令下有行善欲望的道德自觉者。经过了人性大释放的人们,其行善的动力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回到限制人性和自由的道德命令那里,即使这个理念听起来是那么地令人动容。那么,如何构建一种既能体现权威又不失自由精神的道德体系呢?

第一,以道德回报形成社会正常而良好道德秩序。道德是要求回报的,这是它与宗教信仰的根本性区别,宗教表达的是“别人打了你的左脸你把右脸伸过去”,道德表达的却是“好人有好报”的德福一致。一种稳定而长久的道德图景一定是建立在相互的道德付出上的。“在人与人之间,因为相互需要产生了相互帮助,这种自然的强力秩序随之转变为道德的权利秩序”^[1]。

反思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道德困境,缺乏有效的道德回报机制是道德低效的重要原因之一,“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必将使社会道德面临极大的风险。传统文化中那种“君子行善不图回报”将人性架空,将本能和欲望抽走,显然,问题将在道德实践中表现出来。德福不一致所带来的结果只有两个,一是做一个道德伪君子,道德流于口中,实际行为以利益作参照。二是固守“不要更道德,只要不是不道德”的道德底线,使社会道德无法提升。实际上,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市场充斥一切的真实生活中,在货币信任取代人格信任的今天,具备彻底的道德主动性的人已经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社会道德希望完全寄托在少之又少的那几个具有道德主动性的人身上,那么道德实现最终只能是空想,道德提升更是无从谈起。

亚当·斯密也指出,“奖赏,是回报、是补偿、是以德报德。惩罚,也是回报、是补偿,只是方式不同,它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2]。如果我们能保证道德的畅通无阻,又何必为“道德行为可不可以用经济或物质利益来刺激呢”这样的问题自设障碍呢?

第二,以道德法律化帮助人们形成良好的道德习惯。我们不可否认,道德与法律是两个不同的社会规范范畴,不能混为一谈,无论是以道德来代替法律,还是以法律来代替道德,对于社会来说,无疑都将是一场灾难。但是在一个道德水准过于

低下的情况下,法律必须成为扭转道德现状的重要援手,必须将个体道德自律与行政立法结合起来,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这种为道德立法的例子在各国都曾发生过,新加坡最为成功。当我们一直以来为整治随地吐痰而伤透脑筋的时候,新加坡以一纸法令将之列为违法行为,随地吐痰者不仅要被处以数百甚至上千新元的罚款,而且要被强制劳动,最终轻易地解决了这个在中国无法解决的问题。没有人去计较这个国家道德法律化的问题,相反,世人却看到了这里的居民道德素质和整体社会风尚一直都是世界一流的。

当一个国家的道德靠自身不能建立起赏善罚恶、德福一致、德得相通的调节机制时,当社会进入到一个道德环境不正常、道德急遽滑坡的时候,当温温默默地道德说教或道德感化对很多人来说已显现出软弱无力时,以法的形式阻止“见义不为”、“拾金而昧”、“有难不帮”等道德灾难的发生,纠正人们不好的道德习惯,强化人们的道德意识,营造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肯定是有利的。

第三,以圣俗结合方法树立全民的道德情感。道德是需要支撑的,在西方基督教世界,这种支撑是上帝耶和华;在中国道德文化中,这种支撑是圣人尧舜。道德良知确实是每一个人都有,但这并不代表道德情感的坚定,其实,道德情感是所有情感中最脆弱的一种,社会事务稍有风吹草动就

会导致人类道德情感的徘徊,希特勒的一个关于血统论的演讲便将德国乃至人类带入战争;一个生物学上如试管婴儿之类的科学发明,就会颠覆人类几千年苦心经营起来的关于家庭、生育等方面的人伦道德理念。我们必须承认道德对其它手段的依赖性,这不是道德的危机,而是道德的本然,明此,我们才能谈现代道德的构建问题。

现代社会的一个最大特征就是将一切娱乐化,为了使过去被道德教化所武装的灵魂得以彻底释放,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娱乐一切,虽然有的方面有些矫枉过正了,但是,对道德情感的培育来说,也不见得完全是件坏事。“感动中国”节目确实在那一刻唤醒了人们正趋于麻木的道德良知,一场场的义演让人们流着眼泪把自己钱拿出来捐给需要的人们,而这些钱往往都是平时在与他人一分一分的计较中得来的。道德的娱乐化能使一些高尚、神圣、沉重的价值理念变得轻松、平常、易享受;同时,娱乐的经常性还可及时地敲打人们的道德良知,激发公众的道德情感。在一个由社会转型带来的道德情感失落、道德处于饥饿状态的时代,利用娱乐将饥饿转变成时尚的做法,虽然可能不大能为人接受,有冒犯道德神圣性之嫌,但这总比社会面临道德空白的风险要小得多。为了走进现实但又不接受现实,这将是市场经济下道德重构的最大障碍。

参考文献:

- [1] 威尔·杜兰特. 哲学的故事[M]. 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191.
- [2] 亚当·斯密. 道德情操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72.

From Moral Discipline to Painless Moral

Li Xiang-yun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Wuxi Party Institute, Jiangsu Wuxi 214086, China)

Abstract: In the traditional moral concepts have lost a glorious time, Some of the new moral behavior, such as charitable donations, organ donations, volunteer work, Tolerance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so on being a modern business with the people seriously, Under the market economy represents a new form of moral formation. Those with non-directive, self-new forms of moral enlightenment to the people; Respect the requirements of individual moral choice, Respect for the "painless moral" of the existence and give room for development. How to build on this basis will reflect the new authority of a painless moral system, To do at least three points: Acknowledge and confront the moral return, In the form of law so that the moral change easily, Secularization of moral feeling.

Keywords: moral discipline; painless moral; new moral system

(责任编辑:李 军;校对:洪 林)